

谢栋元 主编

客家方言研究

第四届
研讨会
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谢栋元 主编



客家方言研究

第四届
研讨会
客家
方言
论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方言调查研究: 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谢栋元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7

ISBN 7-81079-119-2

I. 客… II. 谢… III. 客家话—方言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H1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5402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编辑部 (8620) 85225262 85220289 85225277

发行部 (8620) 85223774 85225284 8522060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发行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625

字 数: 416 千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客、土互动中的语言接触·····	罗美珍 (1)
二十世纪汉语方言学的经验值得总结·····	李如龙 (8)
客家的历史与客家话的定义·····	刘镇发 (19)
梅县话是粤化客语说略·····	罗肇锦 (34)
巴色会传教士与客家方言研究·····	庄初升、刘镇发 (51)
客方言区的江湖话·····	张维耿 (65)
南雄城关话音系·····	陈 滔 (73)
陆川横山客话语音特点·····	陈晓锦 (81)
中古精庄知章母在客语的演变·····	陈秀琪 (85)
四川客家话语音特点综述·····	崔荣昌、彭锦维 (102)
福建省长汀县红山客家话的连读变调·····	大岛广美 (111)
英东白沙(池塘村)客家话语音特点·····	胡性初 (128)
惠州话词内屈折变化形式刍议·····	刘若云 (136)
兴国客话撮口呼韵浅析·····	刘新华 (147)
瑞金话声韵同化现象探析·····	刘有志 (153)
客家话里来母白读为泥母的语音层次·····	严修鸿 (165)
古止摄字在梅县话的音韵层次·····	钟 奇 (174)
五华客家话的音系及其特点·····	周日健 (188)
赣方言萍乡、吉安片词汇中的客方言成分·····	曹廷玉 (203)

2 客家方言研究

从词汇特点体察中山客家话的流变	甘甲才 (213)
试论客家方言对粤语词汇的影响	甘于恩 (226)
台湾东势客家话的派生词研究	江俊龙 (241)
客家方言本字考释拾零	练春招 (257)
客家方言“头那”“猪嫲”考	钱奠香 (263)
汀州客话词语例释	饶长溶 (271)
增城程乡话与梅县客家话词语差异情况浅探	王李英、罗兆荣 (293)
台湾客语表“手动作行为”的词意分析	徐贵荣 (305)
湖南省新田县冀村镇六十担客边话的代词	陈立中 (321)
补说《广东惠东县客家话动态助词“过”》	陈延河 (327)
梅县方言谓词后面的“阿”	侯复生 (332)
客家话里表示“暂时 VP 吧”、“先 VP 再说”的句末 形式“正”	柯理思 (344)
兴宁市客家话特殊的程度副词	饶秉才 (358)
梅州市 6 县 1 市 1 区的代词	魏宇文 (368)
梅县客方言“子”尾、“儿”尾辨	谢栋元 (377)
客家方言前缀举述	谢永昌 (386)
赣东北铁山“汀州腔”记略	胡松柏 (394)
广西客家话的分布及使用人口(提纲)	刘村汉 (402)
赣西北客家和客家方言	刘纶鑫 (411)
武平话的内部差异	林清书 (421)
连城(文亨)方言的归属	
..... 秋谷裕幸著 项梦冰译 曹阳校	(437)
江西石城话的归属及其音变	温昌衍 (456)

台湾漳州客家与客语	吴中杰 (475)
《正客音译木来由话》评价	萧丽燕 (489)

附录 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文件

(一)

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开幕词	廖运生 (502)
不断进取, 不断开拓	詹伯慧 (505)
客家方言研究要为文学创作服务	程贤章 (511)
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闭幕词	何万真 (514)
答 谢	饶长溶 (516)
在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	李如龙 (517)

(二)

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筹委会成员名单	(521)
后 记	(522)

客、土互动中的语言接触

罗美珍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

一、引言

族群之间的互动(往来)要靠语言进行沟通,这就会发生语言接触。族群的接触一般有三种情况:1)邻界接触;2)移民迁入;3)远距离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三种情况的频繁接触都会使语言发生变异。而语言发生变异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改变某些成分的原有面貌或产生新成分;另一种是受其他语言的遏制,原有历史上的一些特征不易发生变化。如:粤东北的客家话受到粤语的遏制,还保留中古时期的辅音韵尾 -m, -n, -ŋ, -p, -t, -k。闽西的客家话有些地方因受官话的影响,塞音尾和 -m, -n 尾都已消失。我国南方诸汉语方言(吴,闽,粤,客)都是北方移民迁入到南方与土著接触后形成的结果,但是由于移民的出发地,移民所至的地区,移民的时间,移民的素质等的不同,南方这几种汉、土接触情况有两种模式:

1. 汉、土之间的人口、经济、文化相差不大。在汉族政治

占优势的情况下,汉、土长期融合,语言结构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汉语的一个方言。方言中保留下的土著语言成分较多,近似于合成方言。吴、闽、粤语区就属于这种模式。在古代,这些地区的百越人口聚集,物产富饶,很早就开始了种植水稻,农业文明相当发达。历史上曾建立过吴、越王国。迁入到这些地区的移民主要是中原东部的汉人。在汉人到来以后,当地的土著并没有大批迁往他处,而是留居下来和汉族共同生活。汉人迁移到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早。吴语形成于南朝;粤、闽语形成于五代十国。

2. 汉、土之间的人口,经济,文化相差悬殊,汉族逐渐同化了土著。语言以汉语为主体吸收了少量的土著语言成分,客家语区属于这种模式。现今客家聚居的闽、粤、赣交界处虽然过去也是百越的住地。但是这里人烟稀少,山野荒僻。据史书记载,宋以前这里有畬、蛮僚、闽越、山越、苗瑶等族,还发现有住在树洞里的小黑人。当地土著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和狩猎的生产方式繁衍,生息。从唐末至宋末,大批中原西部汉人来到这一地区。他们以其人多势众和优越的文化(移民中不乏士族)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渐折服了土著。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镇压,畬族的主体在宋以后撤离了闽、粤、赣交界处,迁往闽东、浙南,少数留居下来的躲进了深山老林,和汉族通婚,融合的不可能是多数。因此土著语言对客家话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不同群体的接触,其语言在使用功能和语言结构方面都会发生变异。有三种后果:

1. 在接触中某个群体的语言使用功能逐渐萎缩,最后为另一个群体的语言所替换。

2. 相接触的不同群体,其语言在结构上互相渗透,扩散,在相互影响下各自丰富,发展。

3. 相接触的不同语言在结构上发生混合或融合,最后由于

渗透的深入而产生一种质变的语言。

在客、土接触过程中，各自的语言都受到对方语言的影响。不过，客家属于强势群体，客家语言对土著语言影响深，受土著语言影响微弱。因此客家话不可能是融合后的质变语言。倒是土著语言因受到强烈的渗透有可能结构发生质变。但是往往在他们还没有发生质变之前，语言却被客家话替换了。本文试图剖析客、土这种双向式的语言影响和畲族语言的转换。

二、客家话中的百越语成分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后裔有现今操侗一泰，苗一瑶两语族的民族。客家话受百越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吸收了一些百越语的词；一些语序和结构也受到影响。

客家话中一些有音无字的词，在傣、苗、瑶、畲语中有对应的词，极有可能是从这些语言中吸收的：

* 媪 此字在汉文辞书中无“母”意。客家话读 me^1 ，用来表示对女性长辈的称谓：阿媪（母亲），伯媪（伯母），舅媪（舅妈），叔媪（婶婶）。傣语称“母”为 me^6 ，苗（湘西） mji^{33} ，畲 a^1me^6 （母亲）。很可能这个词是嫁给汉族的畲族妇女教儿女使用而传下来的。

* 丫 客家话读 ja^1 或 $tsia^3$ ，“祖母”的意思，说成 i^1ja^1 ， oi^1 （姒） $tsia^3$ 或 $tsia^1$ 或 $tsia^3$ ，傣 i^7ja^6 ，苗 $a^{35}nɔ^{31}$ 瑶（布努） ja^6 。

搯（孩） 梅县 pa^2 ，凉水井 pa^{35} （贴，附著），傣 pa^2 ，苗 pu^{33} ，畲 pa^4 。

扔掉 梅县 fi^7 ，台湾四县 fi^7 ，长汀 fi^2 ，傣 fet^8 。

聪明 梅县 lak^7 ，长汀 lia^5 （麻利，快速），傣 lak^7 。

机灵 长汀 $liə^5$ ，傣 leu^1 ，还可说 lak^7leu^1 。

伸舌 梅县 le², 长汀 le⁶, 傣 le²。

嫖(玩, 戏耍) 梅县 liau⁵, 长汀 liɔ⁶, 傣 ɬeu⁵, liau⁵, 瑶 dzaau⁶, 畲 a¹niu⁶。

(牛)栏 梅县 lan², 长汀 laŋ², 傣 lan⁴ (杆栏式高脚屋的下层, 养牛用)。

(茅棚) 梅县 liau², 长汀 liɔ², 畲 lau² (房屋)。

垌(山间盆地, 多作地名) 长汀 thoŋ⁶, 傣 tuŋ⁶。

鞭打 梅县 lai⁵, 傣 lai⁶。

转回去 长汀 teŋ⁵, 苗 tiaŋ³³。

稠 梅县 neu², 凉水井 niəu¹³, 傣 neu¹, 苗 ŋu¹²。

臭虫 梅县 kon¹pi¹, 长汀 kuŋ¹pi¹, 畲 kun³³pi²², 瑶 pje¹。

外婆 长汀 pho²tse¹, 其中的 tse¹ 有可能是借自苗 tse⁴⁴, 瑶(布努) tse¹ “家”的意思。客家话把“娘家”说成“外家”, “外婆”就是“家婆”。

伤口粘液 长汀 jeŋ², 傣 jaan¹ (树胶)。

差劲, 为人次的 梅 pe³ 汀 pe³ 傣 pe²。

阳光强烈 梅 lai⁷, 傣 del⁹。

用利器割 梅 tak⁸, 傣 tɛt⁷ (截断)。

(裤)脱落 梅 lut⁸, 汀 le², 傣 lut⁷ (脱鞋, 扁担滑脱)。

用棍打 梅 po², 傣 po⁴。

搬动, 挪动 梅 tot⁷, 傣 tɔt⁸。

以上所列例词, 可能有人找到汉字的本字, 但在古文献中记载的有可能是少数民族的语汇。因为汉语是在吸收了南、北方诸少数民族的语词而发展起来的。

客家话受土著语言的语法影响主要是有些合成词的语素次序颠倒; 个别的修饰成分后置以及用量词“个”作结构助词。

地土(土地); 人客(客人); 尘灰(灰尘); 鸡公(公鸡);

鸡嬷（母鸡）；紧要（要紧）；气力（力气）；背脊（脊背）；菜乾（乾菜）；闹热（热闹）；欢喜（喜欢）。

多吃点，说成“食多滴子”；再吃点，说成“食滴子添”。

这种次序和侗—泰、苗—瑶两语族的固有语序相同。修饰、限制、领属的成分过去都放在中心词的后面。

这两个语族的量词是由名词的类别标志发展而来的。后来量词又发展为结构助词“的”。客家话也把“个”用作“的”字结构。如：

红个（红的）；长长哩个（长长的）；打铁个（打铁的）；煮唔熟个（煮不熟的）；食撇咧个（吃掉了的）。

三、客家对土著语言的影响

1. 畲族所说的客家话

在闽东和浙南小片聚居的畲族主体，他们虽然被闽方言包围，但内部还使用一种客家话。这种话是他们还在闽、粤、赣交界处时就被强势的客家话所替代的。其原有的苗—瑶语言早被遗忘。但在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中还留下了一些原有的语言习惯。如：

鼻音 *m*, *n*, *ŋ* 畲族都习惯发成 *mb*, *nd*, *ŋg*（苗语西部方言有这个音）

舌尖擦音 *s*，畲族发成 *θ*（瑶族的布努话有 *θ* 无 *s*）

卷舌擦音 *ʃ*，畲族发成 *ch*（这种送气擦音苗语黔东南方言有）

在畲族人民代代口头相传下来的《高皇歌》中，唱的是客家话，但其中掺合了一些原有的词：

盘古开天到如今 当初出朝真苦愁

世上人何（有）几样心 掌（住）在石洞高山头

何(有)人心好照直说 有巢皇帝农(跟)人讲
何(有)人心歹会骗人 教人起(房)造门楼

何, 掌, 农, 寮都是原有词。此外畬族所说的客家话中还有一些特殊词, 如: 蜘蛛 lau¹khoe⁴; 蜈蚣 khiu¹; 肉 pi³; 亮 hau⁴; 快 sjai¹。有些词则用不同的语素造成相同的词, 如:

花生 thu³thiu⁴ (土豆); 胡子 tsui¹θu (嘴须); 筷子 puən⁴chy⁴ (饭树)。

穿山甲 lyŋ²kəp⁵ (龙甲); 癞蛤蟆 mun²chyŋ²kou³ (蚊虫狗)。

2. 惠东畬语中的客家话成分

在广东的博罗, 增城, 惠东, 海丰等县的一千多畬族, 使用的是一种苗—瑶语族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还保留苗—瑶语言的主要特征, 只是受到客家话的较大影响。

畬语中的客家话借词数量多, 范围广, 带有明显的客家话的语音、词汇特色。如: 古浊母字读送气清音: 白 phak⁸, 豆 thjeu⁶, 轿 khiu⁶, 罪 tshui⁴, 跪 khui⁶。

晓、匣母字合口多读 f, v: 花 fa¹, 欢(喜) fun³, 荒 fəŋ³, 横 vaŋ², 皇 vəŋ²。

微, 影, 云母字读 v: 万 van⁴, 文 vun⁶, 挖 vat⁷, 弯 van³, 围 vu⁶, 旺 vaŋ⁶。

匣母开口二或四等读 h: 闲 haŋ², 学 hək⁸, 夏 ha⁴。

畬语没有 -p 尾韵, 借客家话带 -p 尾的词时, 读成 -t 尾: 鸽 kat⁷, 涩 kja⁸。

客家特殊词有: 番薯(白薯) fan³su⁶, 番茄(西红柿) fan¹kheu², 跨 khja⁴, 人客(客人) ne²khwei¹, 席子 tsha⁴, 铳(枪) tshuŋ¹, 斧 phu⁵, 柞 khja⁴。

畬语借用了一套客家话的数词和本族词并行使用。分基数词和计位数词。基数词除百, 千, 万, 亿外, 多是本族词: 一 i⁶,

二 u¹, 三 pa¹, 四 pi⁶, 五 pi¹, 六 ko⁵, 七 tshuŋ⁴, 八 zi⁶, 九 khiu², 十 khji⁶, 二十 ŋi⁴, 三十 saŋ¹。计位数词是借词: 四 se⁶, 五 ŋi⁶, 六 niu⁶, 七 tshe⁶, 八 pi⁵, 九 kjo⁵, 十 sji⁴。

从 11 到 19 用基数词组成; 40 到 90 用计位数词组成; 20 及 30 加个位数的, 用基数词组合而成。计日的数词跟客家话很接近: 一 zit⁷, 二 ŋi⁶, 三 san³, 四 sji², 五 ŋ⁵, 六 nuk⁸, 七 tshit⁷, 八 pa⁷, 九 kiu⁵, 十 si⁷。

畲语中除少数名词和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修饰词在后外, 现在无论是表领属关系还是表修饰, 限制关系的, 修饰词多在前, 被修饰词在后:

白米 kjo¹ (白) tsu⁶ (米), 也可说成 tsu⁶kjo¹; 油桐树 thu²zu² (桐油) toŋ⁵ (树), 也可说成 toŋ⁵thu²zu²。但是 kjaŋ¹ (黑) pui⁵ (猪); pa¹ (我们) zaŋ⁴ (村); fuŋ³ (河) pja⁴ (鱼) 就不能颠倒过来说。

畲语借用了客家话的一些虚词, 如: 将 toŋ³, 从 tshuŋ⁶, 比 pji⁵, 的 tji¹。

据陈延河同志告诉笔者, 近十几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 当地得到开发。畲族和客家人有了更密切的往来。大部分畲族已不使用畲语, 改用客家话了。因此, 畲语在语言结构上还没有完全发生质变以前就被客家话替代了。

二十世纪汉语方言学 的经验值得总结

李如龙

20 世纪是中国语言学从古代时期步入现代时期的世纪。100 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哪个领域最为成熟呢？我认为是汉语方言学。说它最为成熟，有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积累了相当丰富、也比较系统的语言资料。我们调查了 1000 种以上的方言音系，出版过数百种方言志、百余部方言词典、数十种研究单刊（包括比较系统的描写语法），各个大区都有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的著作。有了这样的调查研究基础，我们对于汉语方言的现状和历史渊源就有了比较明朗的认识。第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相当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包括单字记音、音系整理、音变规律的调查、词汇语法调查、方言间的比较、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考求本字（与古汉语比较）以及同汉藏系语言作比较等等。第三，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在国内学者中大体上都取得了共识，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存在诸多争议，甚至各有不同体系。第四，从材料到方法、理论，大多已为国外学者所接受，并引起他们的普遍重视，应该说，汉语方言学已经做到了与国际接轨。

正因为如此，汉语方言学的百年经验很值得重视，必须认真地加以总结。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不但可以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的研究，也可为其他学科提供有益的借鉴。这里试谈谈几条个人

的感受，供大家总结时参考。

一、继承传统小学的宝贵遗产和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经验

中国传统语文学有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现代的汉语方言学可以说是全面地吸收了传统小学的科学成果。19世纪末以来，西方兴起了语音学、音位学、音系学以及历史语言学，现代汉语方言学在借鉴域外新学上也是十分及时、十分准确的，并且两方面做到了巧妙的结合。以下分两项来叙述。

1. 把传统音韵学和现代语音学、音位学、音系学相结合

传统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的分析是切合汉语的实际的，有许多独到之处。与现代语音学相结合之后，引进了国际音标和音位分析法，使汉语语音学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可理解、可模仿、可传播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系统。

(1) 关于音节的分析

音节是汉语语音的基本单位。传统的音韵学把音节分解为声韵调是十分科学的。反切的制度正是体现了声韵调分析的原理，双声叠韵则是音节间的关系及对某些多音词的语音分析。关于声母系统，就发音部位分为唇、舌、齿、牙、喉，就发音方法分为全清、次清、全浊、次浊也是完全合理的。关于韵母系统，把单个韵母分解为韵头、韵腹、韵尾，按韵尾归类分为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按韵头归类再分等（与韵腹也有关系）、呼，按韵腹和韵尾则归成不同的摄。这种分析方法完全切合汉语的语音结构特点：元音辅音相间，可有复合元音，未有复合辅音；不送气音和送气音（全清和次清）区别音位；次浊为无塞通音，可自成音节，却与全浊音有别。因此，用国际音标注明之后，这套语音分析的系统方法成了不争的方案，国外学者无不接受这套方法和

术语。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传统音韵学关于声调类别系统的分析（平上去入）也是切合实际的，有了赵元任创造的五度标调法，关于调值的分析也有了科学的方法。这是中国语言学家对世界语言学的一个贡献。

（2）关于《方言调查字表》

传统音韵学从《广韵》（中古音）入手，上推上古音，下联近现代音，这是很有道理的。广韵系统作为官方颁布的统一的书面语的读音，统治文坛上千年，它是上古音演变的结果，又是近代音的前身。作为官音又势必对各方言发生影响。因此，广韵系统与现代共同语和方言势必都存在着对应关系，调查现代汉语方言拿按广韵音系编的字表作为凭借，以广韵系统作为方音和国音以及方音之间比较的参照系和换算标准，就便于快速地调查出方音的系统，也便于古今音、南北音的比较研究，这是汉语方言学的一大发明。试想如果没有《方言调查字表》，要记多少字音才能整出方言的音系，又要怎样进行音类的比较？当然，对于广韵系统我们也应该有正确的理解，既不要理解为现代各方言的共同母语，也不要视为古今南北的“大杂烩”，应该把它作为各种语音折合比较的中介。同时，还不要忘记，只依靠《字表》记的音，总是不可能把方音的系统记全的，整理同音字表时，一定要把词汇中的有音无字的音节也整合进去。

（3）关于汉字读音的分析

传统音韵学只研究字的“读书音”，不注重口语里的“说话音”。汉字又是以表意为主的，既可以构成书面语，读“文读音”；也可以构成口头语，读“白读音”。方言里的文读音往往是共同语语音的折合；白读音则是方言口语词的固有的方音。在普通话里有时也有方言语音的影响（即某些白读音）。在汉语的历

史上,还有“四声别义”、“音随义转”等现象,这是近音派生近义词(音义相生)的造词方法,因而字音就不但有“文白异读”,而且有“别义异读”。语言的演变是纵向变异和横向渗透交互作用所推动的。方言的文白异读、别义异读是这两种作用的结果。多文多白则是方言里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成分叠置的结果。汉语方言学对于字音的各种异读的分析是十分精彩的,既切合汉字超语音的表意特点,也符合现代语言学注重实际口语、以词语为语言的基本单位的观念。

2. 把传统文字学、训诂学和历史语言学相结合

传统文字学对字的“形音义”的分析是科学的,因为它切合汉语用汉字来记录以及汉语是音节语言、大多数音节有意义这样一些特点。对于汉语来说,音节、字形和字义是三位一体的东西。明代的陈第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字有更革”,这是难能可贵的汉语和汉字互动演变的理论。传统的小学研究证明:字音的变异、字义的迁移、字形的演进都有一定途径可寻。

为方言词考求本字是沿着传统小学这些理论的思路综合运用结果,也是对19世纪以来国外历史语言学(包括历史语音学,历史方言学和历史词汇学)的借鉴。考本字不是为方言词寻求古老的书写形式,而是方言语音和语汇、语法的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是对方言词的历史透视,是方言研究的基本建设。为方言考本字,首先要进行音韵论证,拿方音和本字的反切作比较,找出二者的对应条件,如果不合对应,还得说明造成特变的原由,若有姊妹方言读音作旁证更好。其次要比较字义,看方言词的意义和本字的字义是否相符或相通,如果是实词虚化,也要追寻其语法意义引申的过程和途径。意义的比较往往也要有其他方言作旁证。最后,还应该为本字的用法寻找书证,看该字的音义是否在